漢書/卷07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眭兩夏侯京翼李傳　第四十五 ◄

漢書
卷七十六 趙尹韓張兩王傳　第四十六

►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　第四十七

趙廣漢

趙廣漢字子都，涿郡蠡吾人也，故屬河間。少為郡吏、州從事，以廉絜通敏下士為名。舉茂材，平準令。察廉為陽翟令。以治行尤異，遷京輔都尉，守京兆尹。會昭帝崩，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，護作平陵方上。建素豪俠，賓客為姦利，廣漢聞之，先風告。建不改，於是收案致法。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，終無所聽。宗族賓客謀欲篡取，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，使吏告曰：「若計如此，且并滅家。」令數吏將建棄市，莫敢近者。京師稱之。

是時，昌邑王徵即位，行淫亂，大將軍霍光與群臣共廢王，尊立宣帝。廣漢以與議定策，賜爵關內侯。

遷潁川太守。郡大姓原、褚宗族橫恣，賓客犯為盜賊，前二千石莫能禽制。廣漢既至數月，誅原、褚首惡，郡中震栗。

先是，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，吏俗朋黨。廣漢患之，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，出有案問，既得罪名，行法罰之，廣漢故漏泄其語，令相怨咎。又教吏為鉅筩，及得投書，削其主名，而託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。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，姦黨散落，風俗大改。吏民相告訐，廣漢得以為耳目，盜賊以故不發，發又輒得。壹切治理，威名流聞，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。

本始二年，漢發五將軍擊匈奴，徵廣漢以太守將兵，屬蒲類將軍趙充國。從軍還，復用守京兆尹，滿歲為真。

廣漢為二千石，以和顏接士，其尉薦待遇吏，殷勤甚備。事推功善，歸之於下，曰：「某掾卿所為，非二千石所及。」行之發於至誠。吏見者皆輸寫心腹，無所隱匿，咸願為用，僵仆無所避。廣漢聰明，皆知其能之所宜，盡力與否。其或負者，輒先聞知，風諭不改，乃收捕之，無所逃，按之罪立具，即時伏辜。

廣漢為人彊力，天性精於吏職。見吏民，或夜不寢至旦。尤善為鉤距，以得事情。鉤距者，設欲知馬賈，則先問狗，已問羊，又問牛，然後及馬，參伍其賈，以類相準，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。唯廣漢至精能行之，它人效者莫能及也。郡中盜賊，閭里輕俠，其根株窟穴所在，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，皆知之。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，坐語未訖，廣漢使吏捕治具服。富人蘇回為郎，二人劫之。有頃，廣漢將吏到家，自立庭下，使長安丞襲奢叩堂戶曉賊，曰：「京兆尹趙君謝兩卿，無得殺質，此宿衛臣也。釋質，束手，得善相遇，幸逢赦令，或時解脫。」二人驚愕，又素聞廣漢名，即開戶出，下堂叩頭，廣漢跪謝曰：「幸全活郎，甚厚！」送獄，敕吏謹遇，給酒肉。至冬當出死，豫為調棺，給斂葬具，告語之，皆曰：「死無所恨！」

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，湖都亭長西至界上，界上亭長戲曰：「至府，為我多謝問趙君。」亭長既至，廣漢與語，問事畢，謂曰：「界上亭長寄聲謝我，何以不為致問？」亭長叩頭服實有之。廣漢因曰：「還為吾謝界上亭長，勉思職事，有以自效，京兆不忘卿厚意。」其發姦摘伏如神，皆此類也。

廣漢奏請，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，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，不敢枉法妄繫留人。京兆政清，吏民稱之不容口。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。左馮翊、右扶風皆治長安中，犯法者從跡喜過京兆界。廣漢歎曰：「亂吾治者，常二輔也！誠令廣漢得兼治之，直差易耳。」

初，大將軍霍光秉政，廣漢事光。及光薨後，廣漢心知微指，發長安吏自將，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，直突入其門，廋索私屠酤，椎破盧罌，斧斬其門關而去。時光女為皇后，聞之，對帝涕泣。帝心善之，以召問廣漢。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。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，專厲彊壯鋒氣，見事風生，無所回避，率多果敢之計，莫為持難。廣漢終

以此敗。

初，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，丞相史逐去客。客疑男子蘇賢言之，以語廣漢。廣漢使長安丞按賢，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，不詣屯所，乏軍興。賢父上書訟罪，告廣漢，事下有司覆治。禹坐要斬，請逮捕廣漢。有詔即訊，辭服，會赦，貶秩一等。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，後以它法論殺畜。人上書言之，事下丞相御史，案驗甚急。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，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。地節三年七月中，丞相傅婢有過，自絞死。廣漢聞之，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。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，廣漢得此，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，欲以脅之，毋令窮正己事。丞相不聽，按驗愈急。廣漢欲告之，先問太史知星氣者，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，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。制曰：「下京兆尹治。」廣漢知事迫切，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，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，收奴婢十餘人去，責以殺婢事。丞相魏相上書自陳：「妻實不殺婢。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，以詐巧迫脅臣相，幸臣相寬不奏。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。」事下廷尉治罪，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，出至外弟乃死，不如廣漢言。司直蕭望之劾奏：「廣漢摧辱大臣，欲以劫持奉公，逆節傷化，不道。」宣帝惡之，下廣漢廷尉獄，又坐賊殺不辜，鞫獄故不以實，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。天子可其奏。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，或言「臣生無益縣官，願代趙京兆死，使得牧養小民。」廣漢竟坐要斬。

廣漢雖坐法誅，為京兆尹廉明，威制豪彊，小民得職。百姓追思，歌之至今。

尹翁歸

尹翁歸字子兄，河東平陽人也，徙杜陵。翁歸少孤，與季父居。為獄小吏，曉習文法。喜擊劍，人莫能當。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，諸霍在平陽，奴客持刀兵入市鬥變，吏不能禁，及翁歸為市吏，莫敢犯者。公廉不受餽，百賈畏之。

後去吏居家。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，行縣至平陽，悉召故吏五六十人，延年親臨見，令有文者東，有武者西。閱數十人，次到翁歸，獨伏不肯起，對曰：「翁歸文武兼備，唯所施設。」功曹以為此吏倨敖不遜，延年曰：「何傷？」遂召上辭問，甚奇其對，除補卒史，便從歸府。案事發姦，窮竟事情，延年大重之，自以能不及翁歸，徙署督郵。河東二十八縣，分為兩部，閎孺部汾北，翁歸部汾南。所舉應法，得其罪辜，屬縣長吏雖中傷，莫有怨者。舉廉為緱氏尉，歷守郡中，所居治理，遷補都內令，舉廉為弘農都尉。

徵拜東海太守，過辭廷尉于定國。定國家在東海，欲屬託邑子兩人，令坐後堂待見。定國與翁歸語終日，不敢見其邑子。既去，定國乃謂邑子曰：「此賢將，汝不任事也，又不可干以私。」

翁歸治東海明察，郡中吏民賢不肖，及姦邪罪名盡知之。縣縣各有記籍。自聽其政，有急名則少緩之；吏民小解，輒披籍。縣縣收取黠吏豪民，案致其罪，高至於死。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，及出行縣，不以無事時。其有所取也，以一警百，吏民皆服，恐懼改行自新。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為姦猾，亂吏治，郡中苦之。二千石欲捕者，輒以力勢變詐自解，終莫能制。翁歸至，論棄仲孫市，一郡怖栗，莫敢犯禁。東海大治。

以高第入守右扶風，滿歲為真。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，接待以禮，好惡與同之；其負翁歸，罰亦必行。治如在東海故跡，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。盜賊發其比伍中，翁歸輒召其縣長吏，曉告以姦黠主名，教使用類推跡盜賊所過抵，類常如翁歸言，無有遺託。緩於小弱，急於豪彊。豪彊有論罪，輸掌畜官，使斫堊，責以員程，不得取代。不中程，輒笞督，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。京師畏其威嚴，扶風大治，盜賊課常為三輔最。

翁歸為政雖任刑，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，語不及私，然溫良嗛退，不以行能驕人，甚得名譽於朝廷。視事數歲，元康四年病卒。家無餘財，天子賢之，制詔御史：「朕夙興夜寐，以求賢為右，不異親疏近遠，務在安民而已。扶風翁歸廉平鄉正，治民異等，早夭不遂，不得終其功業，朕甚憐之。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，以奉其祭祠。」

翁歸三子皆為郡守。少子岑歷位九卿，至後將軍。而閎孺亦至廣陵相，有治名。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。

韓延壽

韓延壽字長公，燕人也，徙杜陵。少為郡文學。父義為燕郎中。剌王之謀逆也，義諫而死，燕人閔之。是時昭帝富於春秋，大將軍霍光持政，徵郡國賢良文學，問以得失。時魏相以文學對策，以為「賞罰所以勸善禁惡，政之本也。日者燕王為無道，韓義出身彊諫，為王所殺。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，宜顯賞其子，以示天下，明為人臣之義。」光納其言，因擢延壽為諫大夫，遷淮陽太守。治甚有名，徙潁川。

潁川多豪彊，難治，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。先是，趙廣漢為太守，患其俗多朋黨，故構

會吏民，令相告訐，一切以為聰明，潁川由是以為俗，民多怨讎。延壽欲更改之，教以禮讓，恐百姓不從，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，設酒具食，親與相對，接以禮意，人人問以謠俗，民所疾苦，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。長老皆以為便，可施行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，略依古禮，不得過法。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，為吏民行喪嫁娶禮。百姓遵用其教，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，棄之市道。數年，徙為東郡太守，黃霸代延壽居潁川，霸因其跡而大治。

延壽為吏，上禮義，好古教化，所至必聘其賢士，以禮待用，廣謀議，納諫爭；舉行喪讓財，表孝弟有行；修治學官，春秋鄉社，陳鍾鼓管弦，盛升降揖讓，及都試講武，設斧鉞旌旗，習射御之事。治城郭，收賦租，先明布告其日，以期會為大事，吏民敬畏趨鄉之。又置正、五長，相率以孝弟，不得舍姦人。閭里仟佰有非常，吏輒聞知，姦人莫敢入界。其始若煩，後吏無追捕之苦，民無箠楚之憂，皆便安之。接待下吏，恩施甚厚而約誓明。或欺負之者，延壽痛自刻責：「豈其負之，何以至此？」吏聞者自傷悔，其縣尉至自刺死。及門下掾自剄，人救不殊，因瘖不能言。延壽聞之，對掾史涕泣，遣吏醫治視，厚復其家。

延壽嘗出，臨上車，騎吏一人後至，敕功曹議罰白。還至府門，門卒當車，願有所言。延壽止車問之，卒曰：「孝經曰：『資於事父以事君，而敬同，故母取其愛，而君取其敬，兼之者父也。』今旦明府早駕，久駐未出，騎吏父來至府門，不敢入。騎吏聞之，趨走出謁，適會明府登車。以敬父而見罰，得毋虧大化乎？」延壽舉手輿中曰：「微子，太守不自知過。」歸舍，召見門卒。卒本諸生，聞延壽賢，無因自達，故代卒，延壽遂待用之。其納善聽諫，皆此類也。在東郡三歲，令行禁止，斷獄大減，為天下最。

入守左馮翊，滿歲稱職為真。歲餘，不肯出行縣。丞掾數白：「宜循行郡中，覽觀民俗，考長吏治跡。」延壽曰：「縣皆有賢令長，督郵分明善惡於外，行縣恐無所益，重為煩擾。」丞掾皆以為方春月，可壹出勸耕桑。延壽不得已，行縣至高陵，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，延壽大傷之，曰：「幸得備位，為郡表率，不能宣明教化，至令民有骨肉爭訟，既傷風化，重使賢長吏、嗇夫、三老、孝弟受其恥，咎在馮翊，當先退。」是日移病不聽事，因入臥傳舍，閉閤思過。一縣莫知所為，令丞、嗇夫、三老亦皆自繫待罪。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，此兩昆弟深自悔，皆自髡肉袒謝，願以田相移，終死不敢復爭。延壽大喜，開閤延見，內酒肉與相對飲食，厲勉以意告鄉部，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。延壽乃起聽事，勞謝令丞以下，引見尉薦。郡中歙然，莫不傳相敕厲，不敢犯。延壽恩信周遍二十四縣，莫復以辭訟自言者。推其至誠，吏民不忍欺紿。

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，而望之遷御史大夫。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。望之與丞相丙吉議，吉以為更大赦，不須考。會御史當問事東郡，望之因令并問之。延壽聞知，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。廩犧吏掠治急，自引與望之為姦。延壽劾奏，移殿門禁止望之。望之自奏「職在總領天下，聞事不敢不問，而為延壽所拘持。」上由是不直延壽，各令窮竟所考。望之卒無事實，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，具得其事。延壽在東郡時，試騎士，治飾兵車，畫龍虎朱爵。延壽衣黃紈方領，駕四馬，傅總，建幢棨，植羽葆，鼓車歌車。功曹引車，皆駕四馬，載棨戟。五騎為伍，分左右部，軍假司馬、千人持幢旁轂。歌者先居射室，望見延壽車，嗷咷楚歌。延壽坐射室，騎吏持戟夾陛列立，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。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，被甲鞮鞻居馬上，抱弩負籣。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。延壽又取官銅物，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，放效尚方事。及取官錢帛，私假繇使吏。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。

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，又自陳：「前為延壽所奏，今復舉延壽罪，眾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，侵冤延壽。願下丞相、中二千石、博士議其罪。」事下公卿，皆以延壽前既無狀，後復誣愬典法大臣，欲以解罪，狡猾不道。天子惡之，延壽竟坐棄市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，老小扶持車轂，爭奏酒炙。延壽不忍距逆，人人為飲，計飲酒石餘。使掾史分謝送者：「遠苦吏民，延壽死無所恨。」百姓莫不流涕。

延壽三子皆為郎吏。且死，屬其子勿為吏，以己為戒。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。至孫威，乃復為吏至將軍。威亦多恩信，能拊眾，得士死力。威又坐奢僭誅，延壽之風類也。

張敞

張敞字子高，本河東平陽人也。祖父孺為上谷太守，徙茂陵。敞父福事孝武帝，官至光祿大夫。敞後隨宣帝徙杜陵。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，察廉為甘泉倉長，稍遷太僕丞，杜延年甚奇之。會昌邑王徵即位，動作不由法度，敞上書諫曰：「孝昭皇帝蚤崩無嗣，大臣憂懼，選賢聖承宗廟，東迎之日，唯恐屬車之行遲。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，天下莫不拭目傾耳，觀化聽風。國輔大臣未褒，而昌邑小輦先遷，此過之大者也。」後十餘日王賀廢，敞以切諫顯名，擢為豫州刺史。以數上事有忠言，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，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。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，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，復出為函谷關都尉。宣帝初即位，廢王賀在昌邑，上心憚之，徙敞為山陽太守。

久之，大將軍霍光薨，宣帝始親政事，封光兄孫山、雲皆為列侯，以光子禹為大司馬。頃之，山、雲以過歸第，霍氏諸婿親屬頗出補吏。敞聞之，上封事曰：「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，大夫趙衰有功於晉，大夫田完有功於齊，皆疇其官邑，延及子孫，終後田氏篡齊，趙氏分晉，季氏顓魯。故仲尼作春秋，跡盛衰，譏世卿最甚。乃者大將軍決大計，安宗廟，定天下，功亦不細矣。夫周公七年耳，而大將軍二十歲，海內之命，斷於掌握。方其隆時，感動天地，侵迫陰陽，月朓日蝕，晝冥宵光，地大震裂，火生地中，天文失度，祆祥變怪，不可勝記，皆陰類盛長，臣下顓制之所生也。朝臣宜有明言，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。間者輔臣顓政，貴戚太盛，君臣之分不明，請罷霍氏三侯皆就弟。及衛將軍張安世，宜賜几杖歸休，時存問召見，以列侯為天子師。明詔以恩不聽，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，天子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，而朝臣為知禮，霍氏世世無所患苦。今朝廷不聞直聲，而令明詔自親其文，非策之得者也。今兩侯以出，人情不相遠，以臣心度之，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。夫近臣自危，非完計也，臣敞願於廣朝白髮其端，直守遠郡，其路無由。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，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，故伊尹五就桀，五就湯，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，況乎千里之外，因書文諭事指哉！唯陛下省察。」上甚善其計，然不徵也。

久之，勃海、膠東盜賊並起，敞上書自請治之，曰：「臣聞忠孝之道，退家則盡心於親，進宦則竭力於君。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，況於明天子乎！今陛下遊意於太平，勞精於政事，亹亹不舍晝夜。群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。山陽郡戶九萬三千，口五十萬以上，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，它課諸事亦略如此。臣敞愚駑，既無以佐思慮，久處閒郡，身逸樂而忘國事，非忠孝之節也。伏聞膠東、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，盜賊並起，至攻官寺，篡囚徒，搜市朝，劫列侯。吏失綱紀，姦軌不禁。臣敞不敢愛身避死，唯明詔之所處，願盡力摧挫其暴虐，存撫其孤弱。事即有業，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。」書奏，天子徵敞，拜膠東相，賜黃金三十斤。敞辭之官，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，吏追捕有功效者，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。天子許之。

敞到膠東，明設購賞，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。吏追捕有功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。由是盜賊解散，傳相捕斬。吏民歙然，國中遂平。

居頃之，王太后數出游獵，敞奏書諫曰：「臣聞秦王好淫聲，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；楚嚴好田獵，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。口非惡旨甘，耳非憎絲竹也，所以抑心意，絕耆欲者，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。禮，君母出門則乘輜軿，下堂則從傅母，進退則鳴玉佩，內飾則結綢繆。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，不從恣之義也。今太后資質淑美，慈愛寬仁，諸

侯莫不聞，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，於以上聞，亦未宜也。唯觀覽於往古，全行乎來今，令后姬得有所法則，下臣有所稱誦，臣敞幸甚！」書奏，太后止不復出。

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。霸視事數月，不稱，罷歸潁川。於是制詔御史：「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。」自趙廣漢誅後，比更守尹，如霸等數人，皆不稱職。京師寖廢，長安市偷盜尤多，百賈苦之。上以問敞，敞以為可禁。敞既視事，求問長安父老，偷盜酋長數人，居皆溫厚，出從童騎，閭里以為長者。敞皆召見責問，因貰其罪，把其宿負，令致諸偷以自贖。偷長曰：「今一旦召詣府，恐諸偷驚駭，願一切受署。」敞皆以為吏，遣歸休。置酒，小偷悉來賀，且飲醉，偷長以赭汙其衣裾。吏坐里閭閱出者，汙赭輒收縛之，一日捕得數百人。窮治所犯，或一人百餘發，盡行法罰。由是枹鼓稀鳴，市無偷盜，天子嘉之。

敞為人敏疾，賞罰分明，見惡輒取，時時越法縱舍，有足大者。其治京兆，略循趙廣漢之跡。方略耳目，發伏禁姦，不如廣漢，然敞本治春秋，以經術自輔，其政頗雜儒雅，往往表賢顯善，不醇用誅罰，以此能自全，竟免於刑戮。

京兆典京師，長安中浩穰，於三輔尤為劇。郡國二千石以高弟入守，及為真，久者不過二三年，近者數月一歲，輒毀傷失名，以罪過罷。唯廣漢及敞為久任職。敞為京兆，朝廷每有大議，引古今，處便宜，公卿皆服，天子數從之。然敞無威儀，時罷朝會，過走馬章臺街，使御吏驅，自以便面拊馬。又為婦畫眉，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。有司以奏敞。上問之，對曰：「臣聞閨房之內，夫婦之私，有過於畫眉者。」上愛其能，弗備責也。然終不得大位。

敞與蕭望之、于定國相善。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。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，敞出為刺史，時望之為大行丞。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，定國後至丞相，敞終不過郡守。為京兆九歲，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，後惲坐大逆誅，公卿奏惲黨友，不宜處位，等比皆免，而敞奏獨寢不下。敞使卒捕掾絮舜有所案驗。舜以敞劾奏當免，不肯為敞竟事，私歸其家。人或諫舜，舜曰：「吾為是公盡力多矣，今五日京兆耳，安能復案事？」敞聞舜語，即部吏收舜繫獄。是時冬月未盡數日，案事吏晝夜驗治舜，竟致其死事。舜當出死，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：「五日京兆竟何如？冬月已盡，延命乎？」乃棄舜市。會立春，行冤獄使者出，舜家載尸，并編敞教，自言使者。使者奏敞賊殺不辜。天子薄其罪，欲令敞得自便利，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，免為庶人。敞免奏既下，詣闕上印綬，便從闕下亡命。

數月，京師吏民解弛，枹鼓數起，而冀州部中有大賊。天子思敞功效，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。敞身被重劾，及使者至，妻子家室皆泣惶懼，而敞獨笑曰：「吾身亡命為民，郡吏當就捕，今使者來，此天子欲用我也。」即裝隨使者詣公書上車曰：「臣前幸得備位列卿，待罪京兆，坐殺賊捕掾絮舜。舜本臣敞素所厚吏，數蒙恩貸，以臣有章劾當免，受記考事，便歸臥家，謂臣『五日京兆』，背恩忘義，傷化薄俗。臣竊以舜無狀，枉法以誅之。臣敞賊殺無辜，鞫獄故不直，雖伏明法，死無所恨。」天子引見敞，拜為冀州刺史。敞起亡命，復奉使典州。既到部，而廣川王國群輩不道，賊連發，不得。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，誅其渠帥。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，吏逐捕窮窘，蹤跡皆入王宮。敞自將郡國吏，車數百兩，圍守王宮，搜索調等，果得之殿屋重轑中。敞傅吏皆捕格斷頭，縣其頭王宮門外。因劾奏廣川王。天子不忍致法，削其戶。敞居部歲餘，冀州盜賊禁止。守太原太守，滿歲為真，太原郡清。

頃之，宣帝崩。元帝初即位，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，宜傅輔皇太子。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，望之以為敞能吏，任治煩亂，材輕非師傅之器。天子使使者徵敞，欲以為左馮翊。會病卒。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，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。敞三子官皆至都尉。

初，敞為京兆尹，而敞弟武拜為梁相。是時梁王驕貴，民多豪彊，號為難治。敞問武：「欲何以治梁？」武敬憚兄，謙不肯言。敞使吏送至關，戒吏自問武。武應曰：「馭黠馬者利其銜策，梁國大都，吏民凋敝，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。」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，武意欲以刑法治梁。吏還道之，敞笑曰：「審如掾言，武必辨治梁矣。」武既到官，其治有跡，亦能吏也。

敞孫竦，王莽時至郡守，封侯，博學文雅過於敞，然政事不及也。竦死，敞無後。

王尊

王尊字子贛，涿郡高陽人也。少孤，歸諸父，使牧羊澤中。尊竊學問，能史書。年十三，求為獄小吏。數歲，給事太守府，問詔書行事，尊無不對。太守奇之，除補書佐，署守屬監獄。久之，尊稱病去，事師郡文學官，治尚書、論語，略通大義。復召署守屬治獄，為郡決曹史。數歲，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。而太守察尊廉，補遼西鹽官長。數上書言便宜事，事下丞相御史。

初元中，舉直言，遷虢令，轉守槐里，兼行美陽令事。春正月，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，曰：「兒常以我為妻，妒笞我。」尊聞之，遣吏收捕驗問，辭服。尊曰：「律無妻母之法，聖人所不忍書，此經所謂造獄者也。」尊於是出坐廷上，取不孝子縣磔著樹，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，吏民驚駭。

後上行幸雍，過虢，尊供張如法而辦。以高弟擢為安定太守。到官，出教告屬縣曰：「令長丞尉奉法守城，為民父母，抑彊扶弱，宣恩廣澤，甚勞苦矣。太守以今日至府，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。故行貪鄙，能變更者與為治。明慎所職，毋以身試法。」又出教敕掾功曹「各自底厲，助太守為治。其不中用，趣自避退，毋久妨賢。夫羽翮不修，則不可以致千里；闑內不理，無以整外。府丞悉署吏行能，分別白之。賢為上，毋以富。賈人百萬，不足與計事。昔孔子治魯，七日誅少正卯，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，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，貪汙不軌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，然適足以葬矣。今將輔送獄，直符史詣閤下，從太守受其事。丞戒之戒之！相隨入獄矣！」輔繫獄數日死，盡得其狡猾不道，百萬姦臧。威震郡中，盜賊分散，入傍郡界。豪彊多誅傷伏辜者。坐殘賊免。

起家，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，護送軍糧委輸。而羌人反，絕轉道，兵數萬圍尊。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。功未列上，坐擅離部署，會赦，免歸家。

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，上以尊為鄙令，遷益州刺史。先是，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，行部至邛郲九折阪，歎曰：「奉先人遺體，柰何數乘此險！」後以病去。及尊為刺史，至其阪，問吏曰：「此非王陽所畏道邪？」吏對曰：「是。」尊叱其馭曰：「驅之！王陽為孝子，王尊為忠臣。」尊居部二歲，懷來徼外，蠻夷歸附其威信。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，舉奏尊治狀，遷為東平相。

是時，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，傅相連坐。及尊視事，奉璽書至庭中，王未及出受詔，尊持璽書歸舍，食已乃還。致詔後，謁見王，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。尊曰：「毋持布鼓過雷門！」王怒，起入後宮。尊亦直趨出就舍。先是王數私出入，驅馳國中，與后姬家交通。尊到官，召敕廄長：「大王當從官屬，鳴和鸞乃出，自今有令駕小車，叩頭爭之，言相教不得。」後尊朝王，王復延請登堂。尊謂王曰：「尊來為相，人皆弔尊也，以尊不容朝廷，故見使相王耳。天下皆言王勇，顧但負貴，安能勇？如尊乃勇耳。」王變色視尊，意欲格殺之，即好謂尊曰：「願觀相君佩刀。」尊舉掖，顧謂傍侍郎：「前引佩刀視王，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？」王情得，又雅聞尊高名，大為尊屈，酌酒具食，相對極驩。太后徵史奏尊「為相倨慢不臣，王血氣未定，不能忍。愚誠恐母子俱死。今

妾不得使王復見尊。陛下不留意，妾願先自殺，不忍見王之失義也。」尊竟坐免為庶人。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，擢為司隸校尉。

初，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，專權為姦邪。丞相匡衡、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，不敢言。久之，元帝崩，成帝初即位，顯徙為中太僕，不復典權。衡、譚乃奏顯舊惡，請免顯等。尊於是劾奏：「丞相衡、御史大夫譚位三公，典五常九德，以總方略，壹統類，廣教化，美風俗為職。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，大作威福，縱恣不制，無所畏忌，為海內患害，不以時皆奏行罰，而阿諛曲從，附下罔上，懷邪迷國，無大臣輔政之義，皆不道，在赦令前。赦後，衡、譚舉奏顯，不自陳不忠之罪，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，妄言百官畏之，甚於主上。卑君尊臣，非所宜稱，失大臣體。又正月行幸曲臺，臨饗罷衛士，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，衡南鄉，賞等西鄉。衡更為賞布東鄉席，起立延賞坐，私語如食頃。衡知行臨，百官共職，萬眾會聚，而設不正之席，使下坐上，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，動不中禮，亂朝廷爵秩之位。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，問行起居，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，衡安坐，不變色改容。無怵惕肅敬之心，驕慢不謹。皆不敬。」有詔勿治。於是衡慚懼，免冠謝罪，上丞相、侯印綬。天子以新即位，重傷大臣，乃下御史丞問狀。劾奏尊「妄詆欺非謗赦前事，猥歷奏大臣，無正法，飾成小過，以塗汙宰相，摧辱公卿，輕薄國家，奉使不敬。」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，數月，以病免。

會南山群盜傰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，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，將跡射士千人逐捕，歲餘不能禽。或說大將軍鳳：「賊數百人在轂下，發軍擊之不能得，難以視四夷。獨選賢京兆尹乃可。」於是鳳薦尊，徵為諫大夫，守京輔都尉，行京兆尹事。旬月間盜賊清。遷光祿大夫，守京兆尹，後為真，凡三歲。坐遇使者無禮。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，放謂尊：「詔書所捕宜密。」尊曰：「治所公正，京兆善漏泄人事。」放曰：「所捕宜今發吏。」尊又曰：「詔書無京兆文，不當發吏。」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。尊出行縣，男子郭賜自言尊：「

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，公歸舍。」吏不敢捕。尊行縣還，上奏曰：「彊不陵弱，各得其所，寬大之政行，和平之氣通。」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，外為大言，倨嫚姍嫌，威信日廢，不宜備位九卿。尊坐先，吏民多稱惜之。

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。「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，剽劫良民，殺奉法吏，道路不通，城門至以警戒。步兵校尉使逐捕，暴師露眾，曠日煩費，不能禽制。二卿坐黜，群盜寖強，吏氣傷沮，流聞四方，為國家憂。當此之時，有能捕斬，不愛金

爵重賞。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方略，拜為諫大夫，守京輔都尉，行京兆尹事。尊盡節勞心，夙夜思職，卑體下士，厲奔北之吏，起沮傷之氣，二旬之間，大黨震壞，渠率效首。賊亂蠲除，民反農業，拊循貧弱，鉏耘豪彊。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、城西萬章、翦張禁、酒趙放、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，挾養姦軌，上干王法，下亂吏治，并兼役使，侵漁小民，為百姓豺狼。更數二千石，二十年莫能禽討，尊以正法案誅，皆伏其辜。姦邪銷釋，吏民說服。尊撥劇整亂，誅暴禁邪，皆前所稀有，名將所不及。雖拜為真，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。今御史大夫奏尊『傷害陰陽，為國家憂，無承用詔書之意，靖言庸違，象龔滔天。』原其所以，出御史丞楊輔，故為尊書佐，素行陰賊，惡口不信，好以刀筆陷人於法。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，利家捽搏其頰，兄子閎拔刀欲剄之。輔以故深怨疾毒，欲傷害尊。疑輔內懷怨恨，外依公事，建畫為此議，傅致奏文，浸潤加誣，以復私怨。昔白起為秦將，東破韓、魏，南拔郢都，應侯譖之，賜死杜郵；吳起為魏守西河，而秦、韓不敢犯，讒人間焉，斥逐奔楚。秦聽浸潤以誅良將，魏信讒言以逐賢守，此皆偏聽不聰，失人之患也。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己，砥節首公，刺譏不憚將相，誅惡不避豪彊，誅不制之賊，解國家之憂，功岩職修，威信不廢，誠國家爪牙之吏，折衝之臣，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，傷於誣欺之文，上不得以功除罪，下不得蒙棘木之聽，獨掩怨讎之偏奏，被共工之大惡，無所陳怨愬罪。尊以京師廢亂，群盜並興，選賢徵用，起家為卿，賊亂既除，豪猾伏辜，即以佞巧廢黜。一尊之身，三期之間，乍賢乍佞，豈不甚哉！孔子曰：『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，是惑也。』『浸潤之譖不行焉，可謂明矣。』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，定尊素行。夫人臣而傷害陰陽，死誅之罪也；靖言庸違，放殛之刑也。審如御史章，尊乃當伏觀闕之誅，放於無人之域，不得苟免。及任舉尊者，當獲選舉之辜，不可但已。即不如章，飾文深誣以愬無罪，亦宜有誅，以懲讒賊之口，絕詐欺之俗。唯明主參詳，使白黑分別。」書奏，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，遷東郡太守。

久之，河水盛溢，泛浸瓠子金隄，老弱奔走，恐水大決為害。尊躬率吏民，投沈白馬，祀水神河伯。尊親執圭璧，使巫策祝，請以身填金隄，因止宿，廬居隄上。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，尊終不肯去。及水盛隄壞，吏民皆奔走，唯一主簿泣在尊旁，立不動。而水波稍卻迴還。吏民嘉壯尊之勇節，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。下有司考，皆如言。於是制詔御史：「東郡河水盛長，毀壞金隄，未決三尺，百姓惶恐奔走。太守身當水衝，履咫尺之難，不避危殆，以安眾心，吏民復還就作，水不為災，朕甚嘉之。秩尊中二千石，加賜黃金二十斤。」

數歲，卒官，吏民紀之。尊子伯亦為京兆尹，坐耎弱不勝任免。

王章

王章字仲卿，泰山鉅平人也。少以文學為官，稍遷至諫大夫，在朝廷名敢直言。元帝初，擢為左曹中郎將，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，共毀中書令石顯，為顯所陷，咸減死髡，章免官。成帝立，徵章為諫大夫，遷司隸校尉，大臣貴戚敬憚之。王尊免後，代者不稱職，章以選為京兆尹。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，章雖為鳳所舉，非鳳專權，不親附鳳。會日有蝕之，章奏封事，召見，言鳳不可任用，宜更選忠賢。上初納受章言，後不忍退鳳。章由是見疑，遂為鳳所陷，罪至大逆。語在元后傳。

初，章為諸生學長安，獨與妻居。章疾病，無被，臥牛衣中，與妻決，涕泣。其妻呵怒之曰：「仲卿！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？今疾病困厄，不自激卬，乃反涕泣，何鄙也！」

後章仕宦歷位，及為京兆，欲上封事，妻又止之曰：「人當知足，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？」章曰：「非女子所知也。」書遂上，果下廷尉獄，妻子皆收繫。章小女年可十二，夜起號哭曰：「平生獄上呼囚，素常至九，今八而止。我君數剛，先死者必君。」明日問之，章果死。妻子皆徙合浦。

大將軍鳳薨後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輔政，白上還章妻子故郡。其家屬皆完具，采珠致產數百萬，時蕭育為泰山太守，皆令贖還故田宅。

章為京兆二歲，死不以其罪，眾庶冤紀之，號為三王。王駿自有傳，駿即王陽子也。

贊曰：自孝武置左馮翊、右扶風、京兆尹，而吏民為之語曰：「前有趙、張，後有三王。」然劉向獨序趙廣漢、尹翁歸、韓延壽，馮商傳王尊，揚雄亦如之。廣漢聰明，下不能欺，延壽厲善，所居移風，然皆訐上不信，以失身墮功。翁歸抱公絜己，為近世表。張敞衎衎，履忠進言，緣飾儒雅，刑罰必行，縱赦有度，條教可觀，然被輕惰之名。王尊文武自將，所在必發，譎詭不經，好為大言。王章剛直守節，不量輕重，以陷刑戮，妻子流遷，哀哉！

此東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